

人物

用脚写出灿烂人生

□ 乔贝



诗苑

窗前(外三首)

□ 鸽子

8月29日,是同济大学2021级硕士研究生报到入学的日子。彭超如期到校!

这一天,彭超用脚完成了入学。现场有教师看到后不由赞叹:“他真的好厉害!”

“用手能做到的,我也可以用脚来做到!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,我要用我的脚去追寻幸福!”这是今年荣获“全国自强模范”称号的彭超的“人生宣言”。

24岁的彭超觉得自己有别于别人,但又与别人一样。区别在于,他比普通人少了一双手臂;但相同的是,他也是无数追梦人中的一员。

2015年,彭超以608分的成绩考入四川大学。同年9月,他在残奥会主会场上担任第一棒火炬手;2016年,他在《中国诗词大会》上过五关斩六将,成为了首位擂主。“虽然我没有了双手,但我还有双腿,一样可以书写灿烂的青春!”

在攀枝花市米易县彭超的家里,有一张他童年的照片。照片中,他和弟弟站在树林里挥舞手臂,开心地笑着。

那时的他还是个健康的孩子。但一切都在2001年5月的一天改变了。那一天,6岁的彭超爬到自家附近的一个变压器上玩耍,结果触电昏迷,虽然最终保住了性命,但却永远地失去了双臂。从此,他处处需要被照顾,所有的事都要重新学起,生命仿佛陷入了无尽的黑暗。

但无论如何,生活还得继续。在彭超出院后不久,他的父亲彭昌富就开始训练彭超用脚来吃饭、洗脸、写字。

刚开始学写字时,彭超的脚根本夹不住笔,“写一横都要写10多分钟,一天也只能坚持20分钟左右”。

但通过坚持不懈地练习,慢慢地,彭超可以用脚写全笔画,一天也能写上1个小时。

用脚学会写字后,彭超又练习用脚吃饭、刷牙……哪怕脚起泡、脚抽筋,也丝毫不松懈。一件常人很容易

做到的事,彭超要反复练习上千次。

经过一年半的努力,彭超从最开始脚什么都不能做,到后来脚基本上什么都可以做。

本以为练会这些就可以正常平淡地生活下去。谁知上了小学,彭超才发现还有更多的困难在等着他。

初入小学,彭超就遭受了同学嘲笑、写作业跟不上等诸多打击,每晚都是以泪洗面。为了坚定彭超的求学信念,父母带他去云南丽江拜访了无臂书法家和志刚。当他看到和志刚用嘴写出的书法作品时,彭超受到了深深的触动,不再彷徨。

为了把字写好写快,彭超可以一整天关在房间里练字。写字时,他需要把双脚抬起来,全身的重量都集中在屁股上。除了疼痛,夏天还会长褥疮,磨出泡后连坐下都很困难;冬天时双脚经常被冻开裂,走路都受到很大影响。

“我只能比别人更努力。”在12年如一日的求学过程中,倔强的彭超几乎每天都是第一个到教室。他勤奋刻苦,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

2014年,彭超参加高考,最终考了543分,高出重点本科线3分。在他眼里,这个分数很不理想,因为很多没做的题他是会做的,只是用脚写字太慢而导致没有时间完成。

不甘心的他决定复读一年。就在复读期间,一个好消息传来:中国残联与教育部联合下发了文件,针对像彭超这样的残疾考生可以延长30%的高考时间。这一年高考,彭超考了608分,高出重点本科线80分,被四川大学法学院录取。

“知难而进”,这是彭超对生活的感悟。在他心里,从未把自己当做一个残疾人。有时候他一个人乘飞机、坐火车需要去取票,有人来帮他,他都会婉拒。走在大街上,有时背包突然掉到地上,他会直接坐下,然后用两只脚把背包捡起来挂在脖子上。

“虽然我常感受到一些异样的眼光,但时间已经教会我淡定地对待自己的人生,用自信、坚强的心态面

闲话

月饼圆,乡愁缺

□ 何永飞

走在街上,月饼的香味扑鼻而来,才发觉中秋节来临。随之,心若落叶,被秋风染上一层淡淡的愁绪。

在老家,基本不说中秋节,而是说团圆节,其中所蕴含着的况味不言而喻。童年的记忆里,对团圆节的热切期盼一点不亚于春节。但那时根本不去管为什么要过团圆节,只是一心想着过团圆节就有香喷喷的月饼可以吃。在平常是不可能会有月饼吃的,不像现在,在糕点店随时都可以买到想吃的饼子,而且什么味儿都有。还有那时在老家每家每户的月饼都是自己烤的,虽然有些费事,但这样增添了浓郁的节日气氛。

这些年为了生活,我都在外面奔波,尽管母亲在电话里一次又一次地说中秋节一定要回家团聚,但我总是被俗事缠身,让她老人家失望。面对母亲,我有太多的愧疚,儿大本该在她身边尽孝,可自己却为所谓的理想,所谓的幸福,离她越来越远。

母爱是无私的,就算我们无以回报,她也不会打折扣。母亲每年都要托人给我带来她亲自烤的月饼。有时由于路途遥远,或别的原因耽误了,月饼

到我手里已经有点起霉,但我还是吃得 very 香,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月饼。

我也曾跟母亲说不要那么麻烦,在城市里再精致的月饼都能买到,何必舍近求远,更何况我生活再艰难,也不至于几个月饼都买不起。但母亲说家里做月饼用的作料不会对身体有危害,如核桃仁、苏子、薄荷都是自家地里产的,而城里的月饼都放了防腐剂什么的,会把身体吃坏。我本想对母亲说现在有关部门对月饼的质量检查得很严,上市月饼要符合国家标准,没必要那么担心。可我最终一句都没说出口,只是默认了母亲的说法。因为我知道,母亲对子女的担忧就像一块胎记,再有理由的话语都无法将之抹去。

望着街头那些花花绿绿的月饼,我没有一点儿食欲。可想着老家母亲做的月饼,我就馋涎欲滴。

突然,手机铃响。是一位同乡打来,他刚从老家回到城里,说母亲托他给我带了月饼。我急忙跑去同乡家,手捧着那圆圆的散发着母爱之香的月饼,我的乡愁缺了一个很大的口子,关于母亲、关于故乡的甜美记忆再次无可阻挡地从里面奔流出来……

